

前  
線  
十  
萬

劉  
景  
山

唐演譯

中華民國二十一年八月初版

前線十萬 (全一册)

△(實價大洋一元五角)

(外埠酌加郵費函索)

作者 John Hay Belth

唐演

上海北福建路二號

沈駿聲

上海北福建路二號

大東書局

上海四馬路九十九號

總發行所

北京平

天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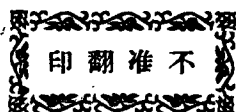
哈爾濱

長沙

重慶

廣州

星加坡



分發行所

南京 濟南 徐州 杭州 汕頭

北平 開封 漢口 南昌 廣州

天津 哈爾濱 長沙 重慶 星加坡

大東書局

## 序

自歐洲大戰以後，世人悚於戰禍的酷烈，對於戰爭之神，無不深惡痛絕，力加呪詛，於是非戰文學乃勃然興起。尤以身膺切膚之痛的歐陸文學家或親臨戰陣的青年軍官所發表的著作爲能「言之有物」發人深省。其最膾炙人口的，有西線無戰事與前線十萬兩大代表作品。前者既已風行全球，吾國亦已早有遼譯，後者則吾國尙無譯本。茲在本書行將出版的時候特介數言，以告讀者。

本書著者約翰赫比氏，John Hay Raith，係英國蘇格蘭人。歐洲大戰起，氏以少尉從戎，轉戰法比二國境內，以功洊升少佐，爲戰後著名戰爭文學大家之一。

本書原名The First Hundred Thousand，記述他在軍中身親目擊的種種事實，將軍人生活的甘辛苦樂繪影繪聲，歷歷呈現於筆尖上，令讀者不知歌泣之何從。致令英國青年以不讀此書爲恥。嗟！在內爭外戰交相煎迫的我國青年，對此名著，又安

可屏而不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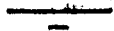
不過應請讀者特別注意的：讀了這種非戰文學，對於戰爭的本身，自難免發生厭惡的反應。但我們須認明侵略他人的戰爭固爲無上的罪惡，至若不得已而爲抵抗暴力的戰爭，則實屬正當防衛，不僅毫無罪惡可言，實爲一個獨立民族所應有的權利與光榮。先有此明瞭的認識，然後來讀這本戰爭罪惡史的寫真，對於甘爲戎首的帝國主義者自能發見其罪大惡極無可饒恕的餘地，而保國衛種的意識就會油然而生。那便不特沒有引起怯懦心情的危險，反足以增加我們不畏強禦的勇氣了。

# 前 線 十 萬

## 目 次

### 第一卷 內國篇

1	初出山的兵隊	一
2	陸孟湖邊	七
3	一蓮托生	七一
4	好出色的兵隊	二二
5	犯罪	三〇
6	青年少尉	四五
7	死時頸飾	五五
8	酒館記號	六二
9	人像鎗靶	七八
10	最後二人	八五



# 前 線 十 萬

## 目 次

22	12	20	19	18	17	16	15	14	13	12	11
成就的人才	最後的職業	可哀的最後一期	天竺浪人	啞林怕士	擬戰	戰爭所得	一條粗繩	森林中的惡戲	美女的發現	天來音樂	將軍三人
二〇五	一九六	一七九	一六九	一五七	一五三	一四二	一三八	一二九	一二五	一一二	九八

# 前 線 十 萬

## 目 次

### 第二卷 外征篇

10	9	8	7	6	5	4	3	2	1
米尼女史	氣體隄防	戰線的戰線	炸彈長官	哲學少尉	通宵達旦	斬壕小屋	第一線近了	國際禮儀	等十分鐘
.....	.....	.....	.....	.....	.....	.....	.....	.....	.....
二八八	二七六	二六四	二五五	二四六	二三八	二二二	二一七	二一四	二〇九

# 前 線 十 萬

## 目 次

22	21	20	19	18	17	16	15	14	13	12	11
農家蔭下	退却時的殿軍	今夜再前進	貧弱的登場人物	蘇格蘭萬歲	皇太子殿下	可愛的妻	喜劇的野黨	自相矛盾	七勇士	少尉喔賽洛	森林的祈禱
三九八	三八八	三七七	三六五	三四七	三四三	三三三	三二五	三二〇	三一三	三〇六	二九九



# 前 線 十 萬

## 目 次

### 第三卷 續外篇

23	十萬兵·····	四〇三
1	不速客·····	四〇六
2	廢墟·····	四二一
3	總攻擊·····	四二七
4	轉向他線·····	四三六
5	牧師息子·····	四三九
6	美麗的主婦·····	四四九
7	維持·····	四五五
8	彌勒腹中的肥虫·····	四六四
9	不時的命令·····	四七八

# 前 線 十 萬

## 目 次

11 10	烟突掃除人……………	四八二
	宣言書的結果……………	四八八

# 前線十萬

## 第一卷 內國篇

### 1 初出山的兵隊

「立正！向右，做成四個排列！」

兵隊不動，拿厭倦的眼光，看着教官，木頭似的，立在那裏。

教官手拭額上汗珠，說「不懂得麼，」像是失望的聲音。又接着說，

「好麼。叫你們拿眼睛看着這邊！要曉得做成四列的號令，奇數兵只須照着原樣，不用動。偶數兵一步向後退，再向右走近一步。好麼。」

像牧師說教似的，詳細說明。

「阿，好麼。向右，做成四個排列！（仍不見兵隊移動）是四個排列，是要做成四個

排列！」

教官焦躁的說。

兵隊仍是沒有一個人移動。

只見全部皆同奇數兵一樣，直立着像一根棒。

前列有一個兵，頭戴鼠色帽子，歪着口嚼着煙草。（這種煙草是嚼着吃的）教官就叫住他問。

「你是幾號？」

那兵聽了儘着想。

「幾號吓？」

「噯七四〇七七。」

胸中盤算良久，纔這樣答。

教官高舉雙拳喊。

「傻子！我不是問你聯隊的號數，亦不是問你召集時的號數，是問你分隊的號數。五分鐘前，不是給過你一個號數麼！傻子！你不是十號麼。」

「是，是十號。」

「十號往後退！」

十號兵竟像給人推着的往後退。這個時候，四個排列中的一排，總算成功了。以外的兵，亦勉強做成四個排列。

「改成二個排列，喂！」

教官喊着。

四列兵應聲改組。十號兵是加入二列的最後一人。

「喂，再來一回試試。這一回可不能再錯。」

教官有幾分放心的態度說。

「做成四個排列！」

這回總算又成了四個排列。但左翼仍帶着混亂狀態。教官見了，喊聲幾像豬叫一般。

「喂，那個男子——站在儘對面的兵，你是幾號？」

馬克倫二等卒，顯着很驚慌的樣子答。

「十九號！」

馬克倫自以為能夠曉得號數，又顯出得意的樣子。

馬克倫叫十九號時，自己想「不動的好。無論什麼時候，只要能夠警心便成。」想畢就舒了一口氣。

「對！奇數兵是不動的好。後列兵可總是偶數。新給號頭，雖是奇數，亦是偶數兵。站在側邊的軍曹說。」

不懂「奇數亦是偶數」說法的人，大約不止囉煙草人及馬克倫。

馬克倫對着「奇數亦是偶數」費了一日工夫，總沒有想得明白，一徑煩勞他的

腦筋。

馬克倫忽然想到辭職肉店幫夥的情事。回想十日前還在肉店中，俸給既優，飯食亦好，何故要一切棄去，來到兵隊呢。想起此事，便現出自己怪自己的狀態，已不從今日開始了。

「做成四個排列！」改成二個排列！每日繼續着，老是這樣的練兵。

練兵場塵埃飛揚，塞人口鼻，在九月炎熱的日光下邊，一個未經訓練的分隊，能夠教養得像一個兵隊了。

練兵多日，不過拿相同的事情，每日倒過來做一遍。

彼等名爲兵隊，尙沒有穿上軍服。就是教官，還戴着禮帽同木棉帽。從這種帽簷底下露出來的臉面，能有多大威嚴呢。

青年少尉，亦擔任分隊教練。但因經驗尙少的原故，對着教練方面，要想用些氣力，究不知當從何處用起。

可是彼等雖分舊來新到，總歸是在分隊中擔任教練課程的。

舊來將校，四周閑步，拿嚴正慎重的眼光，察看青年將校的教練方法，叫軍曹常常注意。卜底李托耳少尉發下號令，命兵隊摹仿跳舞第二步的舉足方式。舊將校認為不合，命令中止演習，矯正彼等的舉足方式。

大佐立在桌邊，身着軍服，左胸前面，挂着一條勳章略綬。

大佐說到塹壕兵，非常得意。彼當兩星期前，退出戰線，垂釣札里河畔，現又歸來，做了合千百人組成的大隊長。

大佐四面看只一周，自己對自己說，「將校都是上選。中隊長同吾一樣，亦是經過實戰的。」

中隊長四人中間，二人原是印度駐屯軍，休假歸朝，假期內又被徵集。還有二人，曾同特蘭士法耳人戰爭，所以說起戰爭，亦有十分經驗。此外各將校，有由第二大隊來的少尉三名，彼等拿不許彼等從軍算一件非常可惡的事件。又有四名少尉，是大學



士官養成隊出身。凡少尉力量總嫌微薄，但是遇有緩急，尚覺可靠，決非浮浪少年可比。

兵隊能夠練成麼，還是不能夠麼，那種不成器怕見人的兵隊——叫他到人面前去，就要紅臉的那班朋友，不叫他同舊兵一起教練，要在一兩個月間，成爲高地第七大隊——能否做成英軍中白眉聯隊，可是實在沒有把握。

大佐想到這一層，那個含英的童顏，又不覺現出緊張的樣子。

嗣後大佐低聲說。

「彼等剛從山地來。可是身體結實，且甚勇敢。我總要盡我心力，拿他們做成有系統的聯隊，還要叫這個聯隊，能夠揚名出去，叫全世界都知道。」

## 2 陸孟湖邊

經過三星期以上了。以前盡是含糊過去，到了現在，似乎衆人的心地，有些注意起